

搖旗集

林 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搖 旗 集

林 平 著

7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搖 旗 集

林 平 著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書 号 0290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张 2 字数 33,000

1958 年 12 月 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八) 0.18 元

目 次

“想当年……”	1
换皮，画皮，剥皮	4
且說孙大雨的“知識”	6
“詩无达詁”辯	9
猪、狗、牛和“人化教育家”	12
“理解”和“幸福”	14
漫談“浪子回家”	16
略論“爱”与“人情”	19
漫話“資格”	22
“大材小用”及其他	24
“得”“失”种种	27
蒙着保护色的“大少爷”	30
“比”与“爭”	32
奉告“乘客”們	35
“厚今薄古”与“忘本”	37
泥土气万岁！	40
近灰者白	42

迷信与做“梦”.....	44
跪着——站起来！.....	47
闢一闢科学之宫.....	49
向及时行乐派进一言.....	51
文风与政治运动.....	54
“秀才种田”与“科学根据”.....	58
零比一与零比二.....	61
从娄阿鼠到艾森豪威尔.....	63
艾克的“传统”.....	66
 后記.....	 68

“想当年……”

有些人似乎是喜欢“想当年”的。所謂今昔之感者，其源出于“想当年”也。新聞界“前輩”、右派分子陆詒說：“想当年，我在国民党統治时期搞报纸，老板不来領導，只管錢！”如此“盛世”，誠然是值得怀念的。別說陆詒是身历其境的人，后生小子如果不明底細也不禁“心向往焉”。

象陆詒这样的“当年”，对于所謂“名記者”、“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以及“追随”共产党数十年的“进步人士”，并非鳳毛麟角。从这些先生們的宏論宏文中，細心的人們对他們的“当年”也可以略窺一二。試举例以明之：

“想当年，我做县太爷的时候……”

“想当年，我在江西挂帅‘剿匪’的时候……”

“想当年，我在云南做‘皇帝’的时候……”

“想当年，我在美国的‘民主’政治空气下‘自由’地喝咖啡的时候……”

“想当年，我在上海劝导青年讀文选和庄子的时候……”

“想当年，……”

这真是“丰富多彩”值得人低徊留連的“当年”！和今天在“一无所知”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处境相比，确实有点“不堪回首月明中”，难怪右派“落魄英雄”們要长太息以至痛哭流涕了。自然，当年“美景”是“花团锦簇”各各不同，但盛况則一。如果用他們的“共同語言”来表达，则可以归納为一条，曰：

“想当年，我在参加人肉筵宴的时候……！”（这里要附帶說明一下，朱門里的盛宴往往是宾主难分，有时参加的人也就是安排筵宴的人。）

如果世界上只有右派先生們的“当年”的話，那么問題就简单多了。可是既然有人有参加人肉筵宴的“輝煌”的“当年”，就不能不有人被割、烹、屠、宰作为人肉宴材料的“当年”！但是，如果上帝只賦予参加人肉筵宴的先生們以“想当年”的精巧头脑，而令小民們永远馴服服的做“牺牲”，或者退而求其次，使小民們脑筋有些糊涂，“情随事迁”地健忘些，那么人肉筵宴可能还有重排的希望，也不致叫右派先生們悲愁怨毒苦苦的去“想当年”了。可惜的是这次上帝却爱莫能助，劳力者仍然有一个虽不“精致”但頗难馴服的头脑，即使在他們以主人的資格安排自己欢乐的筵席的时候，也并没有忘記从人肉筵宴的殘席上轉过来的是些怎么样的“客人”，更没有忘記这些“客人”們过去霍霍磨刀的姿态。要是他們中間，有人不

愿改变过去的“口味”，对“当年”人肉筵宴上的“良辰美景”还耿耿不能忘怀的话，那么；我们准备以百倍的力量扫荡这些本性未泯的食人者！

換皮，画皮，剝皮

章乃器污蔑党对資產階級分子进行改造的方針为“抽筋剝皮”，这謬論大大“鼓舞”了右派嘍罗們的“士氣”。工商界政治学校學員沈洪潤就曾賦詩道（見八月五日新聞日報）：

脫胎換骨真不易，
七年換了一层皮，
問君何日能得道，
再墜輪回一千年！

就詩論詩，恕我不敢恭維。但是古人說過：“詩言志，歌永言”。這首詩也并不例外，确实道出了資產階級右派先生們的“志”，活象他們的自供狀，虽然粗率却不失其真實。

是脫胎換骨真不易嗎？是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要脫資產階級之胎，換資產階級之骨，从根本上改变階級立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不独資產階級如此，一切小資產階級和其他非勞

动人民出身的人亦何尝不然，只是在程度上頗有不同而已。但問題真的如沈洪濶所說的 除非 是“再墜輪回一千年”，就沒有一点可能了嗎？这是一个阴谋，是潑向真正希望在党的帮助下“脫胎換骨”的人們的一瓢污水。詩曰：“七年換了一层皮”，可見是止于“皮”而已，实未曾想“脫胎換骨”也！所以拆穿了說：“是不为，非不能也”。

然而問題还不在此。当我们揭开右派先生們的皮一看，便发现連“七年換了一层皮”这句话也是假的。原来他們这批资产阶级的“孝子順孙”，遵守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訓，不敢有絲毫损伤。七年来只不过煞費苦心地为自己画了一层“拥护社会主义”的“紅色”的皮。可是画的皮究竟和原身不能血肉相連的，这次他們由于过早地兴奋，一不小心这层皮就掉了下来，露出了一身“白肉”。可見資本主义在天之灵尽可放心安息，你的“孝子順孙”們“就是骨头燒成了灰，也找不出一点反資本主义的东西的”。

写到这里，也頗有点“詩兴”，但又沒有沈洪濶那种即席賦詩的才气，只好东施效顰，硬和一番。題曰“哀右派先生們”，詩曰：

階級立場改非易，
自画皮来自剝皮；
可怜图穷匕首現，
何必輪回一千年。

且說孫大雨的“知識”

前些時，資產階級右派忽然違反了他們的階級本性，鄭重其事的談論起“知識”來了。“教授”、“詩人”兼“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趾高氣揚地說：“無產階級一無所知，所以共產黨沒有知識分子，是无法領導的。”（見八月七日解放日報第三版）真的，以擁有“高等知識”如孫大雨者竟屈居“一無所知”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然，“挽救”的辦法還是有的，右派黑郎中早已為我們開了一張長長的藥方，供我們“自由”選取。計開：“教授治校”一味，“同仁辦報”一味，“輪流執政”一味，“取消黨委制”一味……一言以蔽之曰：無產階級應該有“自知之明”，趕快“下轎”、“下台”，因為今日之域中，是“知識分子”（如孫大雨者）之天下也。

那麼，“教授”、“詩人”兼“莎士比亞專家”的孫大雨該是最有知識的了。可是從“一無所知”的無產階級看來却也未必。什麼是知識？知識從何處來？孫大雨說：“無產階級一無所知！”這雖然有些文不對題，但也算答出了一

大半，另一个右派嘍罗吳志賢說得更透彻了，可以引作注脚：“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无知識阶级领导。”（見八月五日新聞日报）这是說，第一，无产阶级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識不能算作“知識”的，至少是不登资产阶级“大雅”之堂（其实我們始終沒有对他們抱过絲毫幻想，希望他們青眼相待）。第二，既然，无产阶级就是“无知識阶级”，足見“知識”之有无与财产的多寡有密切关系，所以“知識”来自“资产”，“资产”者“知識”之根本也。遺憾的是无产阶级沒有对右派先生們言听計从，讓孙大雨之类的“教授”来治校，否則，象美国的壟断資本家福特之流，怕早已屈就复旦大学教授了，因为以“资产”衡量“知識”，世界上恐怕再也沒有第二个人比他有更多的“知識”了。

这就是孙大雨的“知識”。

不过我們对这类“知識”也決不想一笔抹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經說过：“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重景仰的职业上面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錢雇佣的仆役。”看来我們的“教授”、“詩人”兼“莎士比亚专家”的孙大雨也逃不掉仆役的命运（这当然是两相情愿的）。而这个用以雇佣仆役的“錢”正是孙大雨之流的“知識”的基础，所以說“资产”是“知識”的根本，对右派先生們說来也确实包含了一部分真理，否則，他們的知識豈非成了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了么？

如果这也算是“知識”的話，那只能是一种“例外”，因为它是植根在“資產”之上的“知識”，是沒有知識的“知識”。因此，孙大雨不但是一个不教書的“教授”，不写詩的“詩人”，而且还成了一个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了。

“詩无达詁”辯

右派教授張默生为流沙河的草木篇辯曰：“‘詩无达詁’，草木篇講的是什麼，我都看不懂哩，你們何以知道它是毒草？”

所謂“詩无达詁”者，用張默生自己的話来注解，就是“一首詩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釋，最好是讓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詩都是如此”。（这里为了“达詁”起見，还得为張教授补上一笔：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更不例外！）

听了这些話不禁使人想起他的右派同行施蛰存来。这个曾被魯迅先生目为洋場恶少的帮凶文人，当去年魯迅逝世二十年之际忽然“悼念”起魯迅来了。“悼念”之不足，而且发而为詩，竟厚着臉皮高吟道：“我志在宏文，公义重儒效”。把中国現代文学史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吧儿狗們文学路綫的一場严酷斗争輕輕地一笔取消，从而把自己和魯迅之間說成是“乐山”“乐水”的意趣上的歧异。不知張默生以为这篇“宏文”——不，應該称之为“宏詩”——可曾“达詁”也未？不过其臉皮之厚，手法之利落，实堪与

張教授交相映輝。

其實，詩究竟有無“達話”，這一被“文學教授”故意搞糊塗的問題，對我們是並不糊塗的。要是果真如此，恐怕流沙河未必會寫他的草木篇，寫了，也不一定還去排字付印，印了，也不一定給人們看；而張默生之流更不必惶惶然為自己都“看不懂”的東西來辯護。其所以寫了要印、印了要看、看了要為之辯護者，正因其不僅“達話”，而且是心神默契之故也。他們的同伙徐航在給流沙河的一封信里却道出了這一點：

“在未來的戰鬥的道路上，我們的友誼會更加發展和深入。

“草木篇那樣的東西太露骨，今後還是不發表為妙。”（見七月二十四日文匯報）這個徐航正好為張默生的“詩無達話”論作了赤裸裸的注腳。蓋張默生之所以說“詩無達話”者，也正是操心草木篇之“太露骨”也，這也是“英雄”所見略同吧。規勸也好，辯護也好，不欲其“露骨”，耽心其“揭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一則是內部規勸和獻策，可以直言；一則是對外的掩護和殿後，須用曲筆。可是曲筆也罷，直言也罷，畢竟無補於把戲本身，馬脚終是要露出來的！

魯迅先生說過，凡水管里噴出來的都是水，血管里噴出來的都是血。同樣的道理：凡屍體上發出來的都是腐臭味。一首“吊魯迅先生”詩並沒有把施蛰存“水管”里的

水染紅，一块“詩无达詁”的尸布难道能把流沙河、張默生的灵魂的腐臭裹住么？

猪、狗、牛和“人化教育家”

“人化教育家”董任坚說：“我在世界里很少看到人，我看世界上只有三种东西，一种是猪，一种是牛，一种是狗……三种东西里有时却会产生出人来，有时也会产生出大人物来，但这要看时代。”（見新聞日报七月二日第二版）說他在“世界”上很少看到人，我是相信的。語云：“幽明异路”，在董任坚的鬼域世界里怎么会看得到人呢？至于說他看“世界”上只有三种东西：猪、狗、牛，虽不失真实，但頗有出入。野兽的王国里只能是野兽，不过却不止猪、狗之类，还有披着羊皮的狼，“人化”了的狐狸，等等，只是沒有牛。因为这三、四个月来我在董任坚之流的資產階級右派身上，只看到过貪吃懶做、貪得无厌的猪性，“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状可掬”而对其美国主子念念不忘的狗性，一副外婆面孔居心狠毒的狼性和花言巧語以退为进的狐性，可是却未曾发现过辛勤力耕、沒齿而无怨言的牛性。这是牛的光荣，也正是右派先生們的悲哀！

但是，如果說“三种东西有时会产生出人来，有时也会产生出大人物来”，那么，你說顛倒了，右派先生！事实上